

散文 角落 包利民

我们把所有不愿意展览的，都堆在那里，把它们藏在阳光之外。即使有丝丝缕缕的阳光进来，也只照亮最外面的一层，许多深埋的，如处永夜。角落似乎是我们刻意给遗忘留下的位置，它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却连目光都不愿意给它。

有时候走得累了，不自觉地回首，便一不小心扎进角落里。然后会发现，许多东西，许多当初不肯再想起的，再见时竟多了些感慨。没有了最初的心情，时光洗去了太多曾经的种种，那些在心里不见天日的，却仿佛化作点点星光，闪烁着另一种美好。然后，我们休息够了，收回目光，收回心绪，转过身继续上路。于是，角落依然是角落，依然继续被遗忘着。

就像走得热时，去寻个阴凉的地方。角落，总是在我们艰难时，默默地等着我们。或者在冬季，或者风起时，角落便成了温暖的地方。可以挡风，可以暂时温暖，就连那些被流放到这里的所有，也仿佛温情脉脉。就像失意的人，会被墙角的一株草感动；就像在走投无路时，于心底的某个柔软角落找到了希望和勇气。

角落就在那里，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得意时往往忽略它的存在。我们走着，它在后面捡拾我们抛弃的，或者我们失落的，把它们储藏在那里，储藏在我们的心到不了的地方。有些东西随着时光变得陈旧，然后慢慢消散，而有的东西，则在岁月里渐渐散发光芒。当它们与我们回首的目光相遇，就会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不期然的感动。

每个人的身边，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着不同的角落，杂陈着不同的过往。或许那些地方原本不是角落，只是我们放的东西多了，只是我们问津得少了，便慢慢地成了一个暗暗的狭小空间。那时的我们，从没有想过，这样一个被我们遗弃的地方，有时候会成为避风的港湾，会成为疗伤的安静之所，会成为一个最后的自由之地。所以，生命中的那些角落，更可能会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也是我们心灵的后花园。

当我们走进那些角落，尘世的喧嚣便隐于遥远，离那些被我们遗落的东西越近，也就离自己的心灵越近。哪怕有些往事已化尘埃，却也能于一粒尘中看到自己曾经眷恋的世界。即使当时在同样的世界里我们伤心失望过，此刻重回，有的却只是怀念与留恋。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充满着角落，也充满了我们易感的心。角落就像一个酿造之地，把那些我们遗忘的琐碎储存发酵，散发出香气，便醉了我们回望的心。

似乎都是消极的人喜欢躲在角落里，可是角落也并不全是阴暗。一个人躲在暗处，并不一定是在酝酿阴谋，更可能是在静静地等待伤口愈合。而角落里隐藏着的，也并不一定是丑恶，更可能是我们遗落的珠，或者，角落本就如蚌一般，包容着我们所有的失去，将一颗颗璀璨之珠悄悄孕育。

我们喜欢在独自的时候，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外面的风云变幻，守着岁月的流逝。眼中心底全是恬然，我们在角落里，我们不散发光芒，我们却拥抱宁静。或许这也是一种境界，不是避世的超然，也非消极的等待，只是一种灵魂的憩息，或是一种生命的升华。

有时候，我更觉得，角落是两种生命状态的衔接处，那两面墙，一面是过往，一面是未来；或者一面是现实，一面是梦想；又或一面是铭记，一面是遗忘。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方，足以安放我们的灵魂。

名家新篇

“做我最好的”王光祈

傅国涌

如果要在“五四”一代青年中找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确实很难，即使在近百年后，历史仍尘埃未定。我想到了王光祈，这位“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只活了45岁，而且“五四”后的16年留学德国，埋头于音乐研究，已远离风急浪险的国内时势，然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浓烈的“五四”气质，一种深入骨髓、化成灰都变不了“五四人”的理想主义，他之所以转向音乐并全力在这个领域耕耘，正是显示了“五四人”的一股子劲。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些话，就沉默了许久——

我尝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详考细察西洋人的习俗，最后恍然大悟，中国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乐也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性灵之具；大而言之，则为协和万邦之用。我们中国人生活于孔子学说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基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国古代礼乐有至深之关系。中国的古礼古乐，诚然有许多不适宜今日的地方，而且简单得很；但是古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则千古不磨。

孔子一生阐发的中心即为礼乐，他的所思所想无非是回应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礼乐就是恢

复人心的、道德的、精神的、文明的秩序。“五四”那一代人面对的恰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到王光祈的礼乐文化论，乃至宗白华毕生的“美学散步”，方东美的哲学探索，都指向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方向，一个民族从审美入手的自我救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礼乐”所能涵盖的。面对被他咒骂为“鬼生活”的时代，各种主义、思潮的涌动，革命风云的激荡遮蔽了多少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思考、主张和声音。在雷霆呼号呐喊中，王光祈的礼乐文化论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激起风潮、造成时势，但不能因此忽略他诚实的追求。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年轻时代也曾是风云际会的中心之一，对于这个民族往哪里去？他在“五四”时和“五四”后的思考，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即使在以成败论一切国度，他也绝不是一片可有可无的鸿毛，他的分量在于他的生命始终是与他的民族、他所在的时代血肉相关的，他在异国他乡埋头研究音乐、费尽苦心写出《中国音乐史》等著作，也不是自我满足、自我娱乐的学术工作，而是在寻找未来。换言之，他不是逃避，不是向后退，向后看，而是直面，是向前看，是朝着未来的。台湾“中央大学”校长余传谔是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余家菊的儿子，早就读懂

了他，认为他的长远目标，不只是自己成为音乐家，而是创造一个礼乐之邦的“少年中国”，以及一个教育普及、实业发达的“少年中国”。一句话，他以自己特别的方式继续释放“五四人”的理想，他没有停止过寻找的脚步。

他的心态是一种建设的心态，“我以为不但革命后要建设，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设。一种改革运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好的，而且少数人做的，绝不可用耐久”。他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建设要集众人之长，而不是许多人用其所短。如果大家爱用其短，那便是社会集众人之短，当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做我最好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音乐领域用力就是找到了他用其所长、做他最好的一个点。他在欧洲体悟到音乐家对每个民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新发现孔子“以乐化民”的理想，他希望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血液重新沸腾，他梦想中的“少年中国”从中诞生。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想法，但不能不承认，他一直用心“做我最好的”。

王光祈倡导新时代的“礼乐”虽未激起大的回响，但在胡兰成著作中可以看到其大力主张礼乐文化，不知道想法是不是受到王光祈的启迪，我猜想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即使其灵感不是直接来自他，毫不怀疑，这也是在他之后，汉语论述中又一次出现对礼乐兴国的倡导。



山水(国画) 赵进选

知味 点心

甘桂芬

说到点心，有一个典故。当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宿舍里有个惯例，凡是星期天回家的同学，都要把带来的东西拿出来共享。

有一次，一位同学从家里回来，提着袋子问，大家要不要吃点心？

要，要。宿舍里尽是看见好吃的不要命的家伙。纷纷从床上跳下来，蜂拥而至，拿到手里的却是一个个点了红胭脂的圆馒头。

于是大家失望，说，这叫什么点心。怎么不是？同学大笑。我们家乡，这个就叫点心，在馒头顶上正中点一粒红胭脂，可不就是“点心”。

照我们通俗的理解，点心应当是油腻、香甜的面果子，通常用作走亲访友的礼物。当年喜欢点心，不外乎因为点心的油腻、甜、耐饥。那时候缺油缺糖缺面粉，当然更缺混合了油、糖、精面粉的点心。家里收到这样的礼物，通常是作为营养品，专供需要特别优待的长辈或病人。

一切不易得到的东西，都很值得向往。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前夕，哥哥感冒了，发烧，没有胃口。妈妈很发愁，问他吃什么。哥哥说月饼。家里刚好有几封妈妈才买来的月饼，是计划走亲戚用的。当时的月饼个儿大，四个一封，算做一斤。

妈妈拿来一封，哥哥居然一口气吃完了，都说月饼油膩难消化，不知道当时十多岁的他肠胃功能为什么那么强。第二天早上，哥哥的烧退了，感冒也好了。这可谓点心在医疗方面的奇效。

至今，这件事成为全家嘲笑哥哥的保留节目。但他不但不以为忤，反倒成了夸耀的本钱：“嗨，你们谁比不上我身体好？一斤月饼啊，二十分钟，不，十分钟，全部下肚！哈哈！”

那时候能吃到点心近乎一种奖赏。正常情况下，年节时在众亲戚家周游列国的点心，落脚时包装大多已经磨破，最终被家里的重要人物享用，或者用来哄小孩子。我记得邻居家的一个小孩，因为妈妈要去姥姥家不方便带他，号啕大哭，在地上打滚不肯起来，奶奶为了安慰他，给了他一大块点心，类似于今天的桃酥。他的悲伤立即平服了，专心向那块点心进攻。可是不知是因为点心放得太久太干硬，还是他舍不得吃，整整一个上午，他不停地一点点啃着，才消耗掉那块点心的半粒。

现在超市里有太多点心，花色门类品种一应俱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努力约束自己想要的欲望。这些年，因为享用了过多点心，我有着医生建议减肥的沉重任务。

很多次终于没能经得住诱惑，买了点心带回家邀女儿一起分享。可是自小从不缺少零食的女儿压根儿就不屑一顾。

陆亮说：“快要毕业了吧？”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已经认识近一年了呢。”

孙正义接着问道：“毕业了打算做什么呢？”

“找个公司上班吧。”

“上班啊……”孙正义有意停顿了一下，“孙不想和我一起创业？”

“创业？”陆亮惊讶得张大嘴了。他在大学期间坚持半工半读，为的就是顺利完成学业，到时候找家大型公司上班。毕竟伯克利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在全美也是一流水平的，找个薪水丰厚的工作并不太难。现在，孙正义竟然跑来找他谈创业——创业的风险有多大呢？孙正义打断了陆亮的思路：“我有个很不错的点子，你和我一起干吧！”

因为两人已经是朋友了，陆亮不想直接拒绝孙正义，于是问道：

“你能付我多少工资呢？”他其实想用薪水的事来堵住孙正义的嘴。

“年薪2万美元。你看怎么样？”

新书架

《聪明人都是清单控》

冀海波

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飞速进步，庞大的信息量让我们不堪重负，需要处理的工作越来越多。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焦虑膨胀的时代。每个人都患上了焦虑这种现代病。但是，为什么仍旧有人成功呢？他们精神焕发，心情愉快地应对着日益庞大的信息量；他们似乎每天只用1个小时就能完成我们24小时都处理不完的工作；他们总在“对”的事情，而我们对于这个诀窍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些聪明人都是清单控。他们通过建立清单思维，来加强自己的思考速度和行动效率。清单的优点很多，最重要的

好处便是对思考时间的节省和对思考效率的提升。

清单的本质是“作计划”和“定流程”，是两种精确思维的结合。利用清单，我们可以对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预先规划流程，检视流程，提前发现一些微小的隐患，并设定应对方案。

在这本书里，你将看到那些卓越的成功者和一流的工作大师是如何利用清单来分担自己的工作压力，理清管理和生活中的繁杂秩序，确立优先级，并使自己在重要事项上始终保持专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张正确的清单，它就能帮你做出对的选择，继而让你去做对的事情。

随笔

为最后一名点亮的灯

孙道荣

那样的原因，不得不遗憾地中途退出比赛，能坚持跑到诺姆小镇的，往往不到半数。可是，只要选手不主动退出比赛，那么，不管你在茫茫雪地上跑了多少天，比赛就继续进行，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服务站，都会24小时为你提供服务，而热情的观众们，会耐心地等候在终点站诺姆小镇，像欢迎冠军一样，迎接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选手和他的狗队。

这项比赛，只有冠军可以获得6.9万美金和一辆皮卡，其他名次，都没有任何奖励。然而，最后一名完成比赛的选手，却能获得一项特殊的礼遇——亲口吹灭悬挂在终点站的马灯，并一辈子拥有它。

在诺姆小镇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旁，就是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的终点，从比赛的第一天开始，象征着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的马灯就被点亮，选手们驾驭着狗队进入诺姆小镇宽阔的街道后，远远地就能看见闪着微弱光芒的马灯，那里就是胜利的终点。

2008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竞争得异常激烈，癌症患者兰斯·麦基，第二次获得了冠军，这一次，他耗时9天。紧随其后，狗拉雪橇队一个接一个，进入了终点站。第10天，第11天，仍然有零星的狗队驶进终点站。到了第12天，几乎所有坚持完成比赛的狗拉雪橇队都进站了。从世界各

地赶来一睹盛况的人们，一次次地为完成比赛的队伍欢呼。就在人们以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的时候，从几百公里外的服务站传来消息，还有一支狗拉雪橇队，在艰难而执着地奔向终点。

每天，观众们仍然围在圣约瑟夫大教堂，等待着最后一支队伍。悬挂在终点站的马灯，一直亮着。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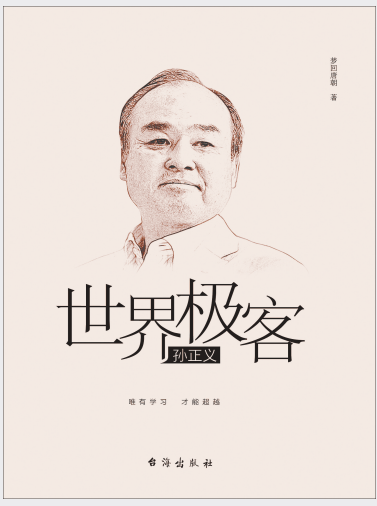
直到第15天，茫茫雪地上，终于出现了一团黑影，黑影慢慢驶近，那是最后一支疲惫的狗拉雪橇队，用最后的力气，顽强地向终点站靠近。驾驭这支狗队的，是来自美国南部的一位已经61岁的老年妇女。她是第一次参加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为了准备这场比赛，她筹备了几年。

当她站在雪橇后，缓缓驶进终点站时，静候了几天的观众们，爆发了最持久、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她的亲人以及早就完成了比赛的队员们，也纷纷给予她温暖的拥抱。没有人在意她到底用了多少天才完成这场比赛，她坚持并完成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组织者将她引到马灯前，请她代表所有的参赛选手吹灭马灯。她静静地注视着马灯微弱而温暖的光芒，眼含热泪，轻轻地说：“我终于完成比赛了，感谢上帝。”然后，在众人的瞩目中，将马灯吹灭。组织者按照惯例，将这盏马灯赠送给了她，她像冠军举起金杯一样，双手高高地举起马灯。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伟大而艰辛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中，为最后一名完成比赛的选手而永远亮着的马灯，是对坚持者最好的鼓励和奖赏，它为每一位参赛者，也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点亮了一盏灯，引领着人们坚定、执着、顽强不屈地奔向终点。

连载



世界极客

孙正义

受到杂志畅销激励的星正明，选择辞掉CQ出版社的工作，专于《I/O》的出版事业。此时的西和彦，也由于看到《I/O》杂志的销路极佳，便轰轰烈烈地投身个人电脑杂志行业，决定自主创业。

1977年5月，西和彦从父亲处取得300万日元，与那都司和冢本一起成立ASKI出版公司，仅仅过了一个月便推出强调“小型电脑综合杂志”的月刊《ASCII》创刊号。

要知道，西和彦实际接触出版业只有一年多，却以这种类似革命的方式创办起了新公司！公司成立一年后，西和彦的兴趣就从出版转到了电脑制作的方面，这无不显露出他强烈的雄心！西和彦偶然一次在大学的图书馆中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写的，教人如何利用“BASIC”设计个人电脑软件。应该说，就是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西和彦感到精神一振，他敏锐地意识到软件将会引发一场个人电脑世界的革命。就是由于受到这个直觉的驱动，在《ASCII》创刊一年后，即1978年6月，西和彦便远渡重洋到美国，只为与比尔·盖茨见面。

1978年6月，在美国加州安纳海姆举办的全美电脑会议上，西和彦与比尔·盖茨第一次见面。这两位23岁的年轻企业家，同时预见个人电脑时代即将到来，而且将个人的梦想全部投注在这个领域，初次见面即意气相投。西和彦主要是去买微软的“BASIC”并以求改良，进而制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个人电脑，这也是他做电脑行业的初衷。

最终，比尔·盖茨将“BASIC”的独家销售权转让给西和彦。而西和彦通过与微软合作开始在日本个人电脑市场发挥出了极大的影响力。NEC、东芝、日立等多家亟待进入个人电脑市场的家电公司，也开始积极与ASKI接触，希望能取得微软的“BASIC”使用权。

另外，由于日本市场的业绩大幅成长，西和彦也当上了微软的副总经理，真正成为个人电脑时代的风云人物，从此有了“日本比尔·盖茨”之名。

事实上，在西和彦筹划进军计算机软件领域时，孙正义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的起步

点正是语音电子翻译机。

语音电子翻译机的创意完成之后，孙正义很快就认识到，光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完成这件事。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而完成这样一件发明需要多项技术的支持，他不可能再一样样地去学习这些技术，然后再把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就找一群掌握相关技术的人来合作吧！

伯克利大学本身就是世界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在，自然有很多研究电子技术的教授学者。孙正义决定在校内寻找专家组成一个开发团队来完成自己的发明。他先通过同学帮忙拿到了一份伯克利大学研究者的名单，并从中选定了一批符合要求的专家，然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联系他们。

最先答应加入孙正义团队的是弗莱斯特·莫泽尔博士。莫泽尔博士是电子语音合成领域的权威人士，也是伯克利大学附属宇宙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

宇宙科学研究所建立在伯克利主校区外一个环境优雅的山丘上，被成片的绿树包围着。那

天，孙正义找到研究所时，莫泽尔博士正在埋头工作。见来找自己的是个个头儿不高的亚洲青年，他颇为诧异，但还是客气地接待了孙正义。

“很抱歉冒昧地来打扰您。”孙正义朝莫泽尔博士鞠了一躬，“我叫孙正义，是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

莫泽尔博士说：“哦，你来了想……”

“是这样的。我想做一种语音电子翻译机，因为不懂电子合成语音技术，专程来请您帮忙……”孙正义把他语音电子翻译机的发明构想详细地向莫泽尔博士描述了一遍，“如果能使您的电子语音合成技术，我的发明一定会成功的！”

莫泽尔博士看着一脸稚嫩的孙正义，沉吟着说道：“语音电子翻译机，听起来不是什么很有新意的点子呢……”

孙正义辩解道：“话虽如此，但这个东西研制出来的话，可以服务于外贸超市、机场等需要大量翻译工作的地方，有很可观的商业前景。另外，我们把它卖给各大企业就能赚到钱了，到时我一定会高额回报您的……”

随着孙正义的介绍，莫泽尔博士也认识到了孙正义所说的语音电子翻译机的商业价值，最终决定加入。他的加盟使得孙正义对自己的发明更有信心了。

接下来，孙正义又找到了几位计算机方面的教授。教授们

一听孙正义的创意就兴奋了起来。当时，计算机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孙正义对教授们说，我们要制造一种专门用于翻译的便携式计算机，这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

“顺便说一下，”孙正义没忘补充一点，“我现在没有钱，要等获得专利，把专利卖出去之后才能支付您工资。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做这件事，谁也不会拿到钱。”

其实，教授们之所以答应加入孙正义的团队并不完全是为了钱。他们也都知道孙正义的发明，而能够制造出服务于人们生活的计算机一直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在联系研发者的同时，孙正义也在寻觅一个可靠的合伙人。早在圣名学院就读期间，他曾和同学们尝试性地办过一个食堂，可是后来失败了，正是那次失败让他认识到一位可靠的合伙人对于开创事业的重要性。这次，他第一个想到了陆弘亮，于是专程来到了“冰淇淋玛丽”。

刚一见面，孙正义就对陆

弘亮说：“快要毕业了吧？”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已经认识近一年了呢。”

孙正义接着问道：“毕业了打算做什么呢？”

“找个公司上班吧。”

“上班啊……”孙正义有意停顿了一下，“孙不想和我一起创业？”

“创业？”陆亮惊讶得张大嘴了。他在大学期间坚持半工半读，为的就是顺利完成学业，到时候找家大型公司上班。毕竟伯克利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在全美也是一流水平的，找个薪水丰厚的工作并不太难。现在，孙正义竟然跑来找他谈创业——创业的风险有多大呢？孙正义打断了陆亮的思路：“我有个很不错的点子，你和我一起干吧！”

因为两人已经是朋友了，陆亮不想直接拒绝孙正义，于是问道：

“你能付我多少工资呢？”他其实想用薪水的事来堵住孙正义的嘴。

“年薪2万美元。你看怎么样？”